

东巴文藏语音字研究

和继全

[摘要]东巴文藏语音字是中国西南多民族聚居区语言接触产生的特殊语言现象。本文对东巴文藏语音字的范围、类型、语音特征等作了分析研究,认为藏语音字主要用来表属相、记数字、东巴教专用词读音标注、藏语音读文献标音字、形声字声符等;类型可分为有标志藏语音字和无标志藏语音字两类,读音基本保留康方言香格里拉藏语土语读音特征,声调已纳西语化。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中的东巴文藏语音字是东巴教长期受到藏族本教、佛教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东巴文;藏语音字;语言接触

中图分类号: H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2)05—0052—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11&ZD129)阶段性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纳西族藏语音读东巴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0XTQ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和继全(1974—)男,纳西族,云南迪庆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东巴古籍文献、文字研究。重庆 400715

在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中,有些东巴字在特定的语境里不读纳西语本音,而是用周边藏、汉等民族语言读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李霖灿、方国瑜等先贤在编订字典时注意到了东巴文的藏语音字现象,有些字编入字典并做了注解。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在编译《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时,对藏语音字作了标音,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学界也还未曾对此做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本文拟对藏语音字的范围、类型、特征等做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东巴文藏语音字举例

1.  sɿ²¹ 三,读为藏音 so³³,香格里拉藏语“三”读作 so⁵⁵,藏文写作 གསུམ་ gsum。

①《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以下简称《字典》)[1] 1537: “ su²¹ 三也,有时读古宗音 so³³。”

②《全集》10卷12页:  ta³³ so³³ 纓子。引按: ta³³ so³³ 用于延寿、祭家神等仪式的流苏,由五彩线扎成,  标注第二个音节 so³³。

③《全集》15卷97页:  y²¹ phy⁵⁵ tɕua³³ so³³, 余聘爪所。引按: 战神名,也可以翻译成十三个余聘,  so³³ 表示三。

2.  lu³³ 四,读为藏音 zɿ³³,香格里拉藏语“四”读作 zɿ¹³,藏文写作 འཇི་ bci。

①《全集》18卷79页:  kha³³ zɿ³³ 卡冉。引按: kha³³ zɿ³³ 神名,又称 kha³³ zɿ³³ ɲi²¹ dzɿ³³ 卡冉纽究,  标注第二个音节 zɿ³³。

②《全集》11卷120页:  ɲi³³ to³³ zɿ³³ dy²¹ ɲa²¹ lo²¹ se³³ pe³³ ɲi³³ se³³ thæ³³ dzɿ³³。引按: 此段经文为咒语,  标注第3个音节 zɿ³³。

藏语音字  zɿ³³ 经常充当  zɿ³³ 柱子的声符。《字典》1538: “ ro³³ 四也。zɿ³³ 若喀地域内如此读,古宗音亦如此。如  字即如此读而作

‘柱子’解。”如《全集》10卷4页:  cy⁵⁵ zɿ³³ py³³ bu²¹ 神明东巴,  标注第2个音节 zɿ³³。又

2卷25页:  zɿ³³ da⁵⁵ 冉达(掌管自然界的精灵), 10卷15页:  no²¹ tshe³³ tshe³³ zɿ³³ 诺称称冉(神名)亦是用  标注音节 zɿ³³。

3.  ua³³ 五,  ua³³ “五”加符号  以示读音特殊,读为藏音 ɲa³³,香格里拉藏语“五”读作 ɲa⁵⁵,藏文写作 ལྔ་ lha。

①《全集》11卷117页:  tshi³³ gwu²¹ tv³³ la³³ ɲa³³ gwu²¹ kə⁵⁵。引按: 此段经

文为咒语, 标注第5个音节 ηa^{33} 。

②《全集》10卷12页: $\text{cy}^{33} \text{zər}^{33} \text{tha}^{55}$ $\text{tʂə}^{55} \eta a^{33} \text{ma}^{33} \text{mu}^{33} \text{mi}^{55}$, 许冉套舟熬麻姆命。引按: 女神名, 标注第5个音节 ηa^{33} 。

③《全集》100卷4页: $\text{do}^{33} \text{sa}^{33} \eta a^{33} \text{thv}^{55}$ 都沙熬吐。引按: 古人名, 标注第3个音节 ηa^{33} 。

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ua^{33} 直接读藏音 ηa^{33} 的例子, 但此字经常读作 ηa^{33} 充当 ηa^{33} 我字的声符。《字典》251: “ ηa^{33} 我, 象人反身自谓之形, 故此字亦有作 ηa^{33} 人自指自己之鼻, 云此即我也。上有一五 wu^{33} 字, 乃注其音, 然非今日麽些之音, 因今日麽些语五为 wu^{33} , 读作 ηa^{33} 者, 乃以古宗音注之也。”

4. ʂər^{33} 七, 读为藏音 de^{33} , 香格里拉藏语“七”读作 de^{55} 藏文写作 bdun 。

①《字典》1266 “ de^{33} 木碟也, 与上一字同, 以 de^{33} 示意, 以 de^{33} (七) 注音, 原为数目之七, 在此不读今日之麽些音, 而与古宗人七音相同, 故此字亦可作‘七’解, 当经中用古宗语言诵读时, 便可作古宗人数目之七。”

②《全集》28卷1页: $\text{sa}^{21} \text{lu}^{33} \text{ue}^{33} \text{de}^{33}$ 萨依威登。引按: 东巴教主神之一, 标注第4个音节 de^{33} 。

③《全集》38卷19页: $\text{ma}^{21} \text{de}^{33}$ 麻登。引按: $\text{ma}^{21} \text{de}^{33}$ 神名, 标注第2个音节 de^{33} 。

④《字典》1813 “ $\text{tse}^{21} \text{tshu}^{21} \text{rwa}^{21}$ (la^{21}) $\text{pa}^{55} \text{tci}^{55} \text{de}^{33}$ 鬼名, 鬼中之能干者。以 tse^{21} 注第一音, 以 tshu^{21} 注第五音, 以 rwa^{21} 注末一音。”

文献中有时作 de^{33} 字加圈以示读音特殊。《字典》1553 “ de^{33} 古宗音之‘七’也, 中写一七字, 外加一圈以示其有特殊性质。”

5. tshe^{21} 十, 读为藏音 tʂua^{33} , 香格里拉藏语“十”读作 tʂo^{55} 藏文写作 btcu 。

《全集》15卷97页: $\text{y}^{21} \text{phy}^{55} \text{tʂua}^{33} \text{so}^{33}$ 余聘爪所。引按: 战神名, 也可以翻译成十三个余聘 tʂua^{33} 表示十。

6. zua^{33} 马, 读为藏音 ta^{33} , 香格里拉藏语“马”读作 ta^{55} 藏文写作 rta 。

①《纳西象形文字谱字谱》(以下简称《字谱》) [2] 367: “ zua^{33} 又 gu^{21} , tʂhv^{55} 。马也, 长鬃。又 ta^{33} 藏音。”

②《全集》63卷236页: $\text{na}^{21} \text{ta}^{55} \text{tcy}^{33} \text{lu}^{21}$ 拿达居卢。引按: 传说中的中天马, 标注第2个音节 ta^{33} 。

③《全集》10卷173页: $\text{ta}^{33} \text{tʂə}^{33} \text{ə}^{33} \text{uə}^{55}$ 岛周欧吾。引按: 神名, 以马头表示第1个音节读 ta^{33} 。

7. æ^{21} 鸡, 读作藏音 ca^{55} , 香格里拉藏语“鸡”读作 ca^{13} 藏文写作 bja 。

①香格里拉县白地村波湾社藏本《净水咒》2页(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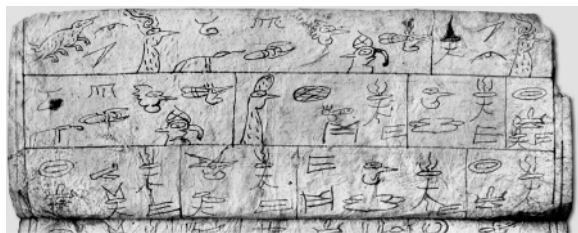


图1 记有藏语音字“ ca^{55} ”的白地波湾村东巴经藏本《净水咒》片段

其中, 第1行 $\text{tshl}^{33} \text{mby}^{33} \text{ka}^{33} \text{la}^{21} \text{ca}^{55} \text{tshe}^{21} \text{lo}^{21}$ 。此段经文为咒语, 标注第5个音节 ca^{55} 。

藏语音字 ca^{21} 鸡文献中常写作 ca^{21} 加哥巴文 ca^{55} 作声符, 以示读藏音 ca^{55} 。

②《字谱》292 “ ca^{21} 鸡也, 从鸡 ca^{21} 声, ca^{21} 用藏语。”

③《全集》16卷189页: $\text{ca}^{55} \text{na}^{55} \text{dv}^{21} \text{dzl}^{33}$ 雄纳督支。引按: 神名, 金刚手之藏语音译, 标注第1个音节 ca^{33} 。

④《全集》10卷173页: $\text{ca}^{33} \text{bv}^{33} \text{ko}^{33} \eta a^{33}$ 补各瓦。引按: 东巴名, 标注第1个音节 ca^{33} 。

⑤《全集》11卷89页: $\text{kua}^{21} \text{tsa}^{33} \text{ma}^{21} \text{ia}^{33} \text{tshl}^{33} \text{bv}^{33} \text{ka}^{21} \text{la}^{33} \text{ca}^{33} \text{tsho}^{33} \text{lo}^{21}$ 引按: 此段经文为咒语, 标注第5个音节 ca^{33} 。

以上所举的是在文献中单独使用的藏语音字, 东巴古籍文献中也有结构固定的藏音词语。如《全集》43卷39页《用犏牛、牛、山羊除秽》:

$\text{pa}^{21} \eta a^{33} \text{lar}^{21} \text{so}^{33}$ 。引按: 此处东巴文、藏音排序不一致, 若按照藏音的顺序,

东巴文应该排为 pa^{21} 牛、 lar^{21} 犏牛、 so^{33} 山羊。三个字分别解析如下:

8. xu^{33} 牛, 读为藏音 pa^{21} , 香格里拉藏语

“母牛”读作 pa¹³ 藏文写作ཕ་ ba。

9.  ndzv²¹ 犏牛, 读为藏音 ɣa³³, 香格里拉藏语“犏牛”读作 ndzuo¹³ 藏文写作མཛུ་ mdzo ndzuo¹³ 与 ɣa³³ 差异较大, 我们认定为藏语音字, 详见后文。

10.  tshɿ⁵⁵ 山羊, 读为藏音 lər²¹, 香格里拉藏语读作 ra¹³ 藏文写作ར་ ra。

在香格里拉县白地一带, 各种祭神仪式的《烧天香》等经文中, 开始部分记载有分别以属相“鼠猴龙”、“牛蛇鸡”、“虎马狗”、“兔猪羊”相合为一局的“相合四局”, 念诵时根据举行仪式这一年的具体属相, 在四局中选择相应局用藏音读诵之。如白地波湾村藏本《祭祀生育神》第2页(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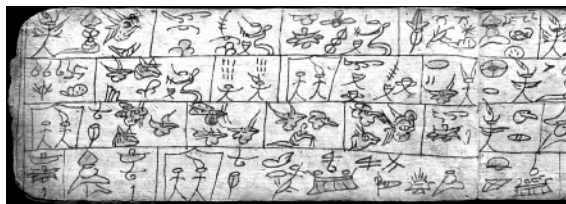


图2 记有藏语音字十二属相的白地波湾村东巴经藏本《祭祀生育神》片段

其中, 第3行     为属相相和之四局。

第一局   la³³ zua³³ khu³³ 虎马狗, 读为藏音 tshɿ³³ ta⁵⁵ ta³³。引按: 此处东巴文、藏音排序不一致, 若按照藏音的顺序, 东巴文应该排为  狗、 虎、 马。三个字分别解析如下:

11.  khu³³ 狗、戊, 读为藏音 tshɿ³³, 香格里拉藏语“狗、戊”读 tshə⁵⁵ 藏文写作ཁྱ་ khji。

12.  la³³ 虎、寅, 读为藏音 ta⁵⁵, 香格里拉藏语“虎、寅”读 taɿ¹³² 藏文写作ཐག་ stag。

13.  zua³³ 马、午, 读为藏音 ta³³, 香格里拉藏语“马、午”读作 ta⁵⁵ 藏文写作རྟ་ rta。

第二局  tho³³ le³³ bu²¹ yu²¹ 兔猪羊, 读为藏音 pha³³ lo⁵⁵ yu²¹。引按: 此处东巴文、藏音排序不一致, 若按照藏音的顺序, 东巴文应该排为  猪、 羊、 兔。三个字分别解析如下:

14.  bu²¹ 猪、亥, 读为藏音 pha³³, 香格里拉藏语“猪、亥”读作 phaɿ¹³² 藏文写作ཕག་ phag。

15.  yu²¹ 羊、未, 古音 bu³³, 读为藏音 lo⁵⁵, 香

格里拉藏语“羊、未”读作 loɿ¹³ 藏文写作ལུ་ lug。

16.  tho³³ le³³ 兔、卯, 读为藏音 yu²¹, 香格里拉藏语“兔”读作 rə¹³ gū, 藏文写作རི་འོ་ ri - bonj, “卯”读作 yu⁵⁵ 藏文写作ཡུ་ yos。

第三局  xw⁵⁵ zɿ²¹ æ²¹ 牛蛇鸡, 读为藏音 ɕiə²¹ le⁵⁵ v²¹。引按: 此处东巴文、藏音排序不一致, 若按照藏音的排序, 东巴文应该排为  鸡、 牛、 蛇。三个字分别解析如下:

17.  æ²¹ 鸡、酉, 读作藏音 ɕə⁵⁵, 香格里拉藏语“鸡、酉”读作 ɕa¹³ 藏文写作ཡ་ bja。

18.  xw⁵⁵ 牛、丑, 读为藏音 le⁵⁵, 香格里拉藏语“牛、丑”读作 le⁵⁵ 藏文写作ལ་ glaj。

19.  zɿ²¹ 蛇、巳, 读为藏音 du²¹, 香格里拉藏语“蛇、巳”读作 zɿɿ¹³² 藏文写作སྟུ་ sbrol。

第四局  fv³³ zɿ²¹ lv²¹ 鼠猴龙, 读作藏音 ɕua²¹ mbər⁵⁵ lər²¹ fv⁵⁵。引按: 此处东巴文与藏音排序不一致, 若按照藏音的顺序, 东巴文应该排为  鼠、 龙、 猴。三个字分别解析如下:

20.  fv³³ 鼠、子, 读为藏音 ɕua²¹, 香格里拉藏语“鼠、子”读作 ɕya¹³², 藏文写作ཡ་ bji。

21.  lv²¹ 龙、辰, 读为藏音 mbər⁵⁵ lər²¹, 香格里拉藏语“龙、辰”读作 ndzəɿ¹³² 藏文写作འཕྲ་ fibrug。

22.  zɿ²¹ 猴、申, 读为藏音 fv⁵⁵, 香格里拉藏语“猴、申”读作 ɕy⁵⁵ 藏文写作སྟུ་ sprefiu。

东巴文藏语音字在长期流传过程中, 虽然因为古今音变以及受纳西语音影响等原因, 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还是基本保留了藏语读音, 只有个别字的读音与今天香格里拉藏语差距较大。

二、藏语音字在文献中的使用

根据以上用例, 从字义的角度看, 藏语音字在东巴古籍文献中有的表示本义, 如属相和数名; 有的只是借音, 如用作鬼神、祭品名称的标音。总的说来, 东巴古籍文献中藏语音字的数量、使用范围都是有限的, 主要有五种。

1. 表属相

上文所举藏语音字中, 表示属相的字占了一半以上, 这些字在东巴古籍中表示本义。

纳西族纪年、纪日习惯用十二属相。东巴经典中, 很多经文的开头部分都是说“藏族善于算年, 算出今年是吉年”, 纳西语年、属相都读作 khv⁵⁵, “khv⁵⁵ 由年岁义引申出与年相对的属相、生肖义”。^{[3][P.62]} 这里的“年”也可以理解为“属相”。

东巴经师在诵读经文时,或许由于“吉年是藏族算出”,读到年之属相时读藏音以表示尊重,或强调年岁的吉利,这也许是十二属相名读藏音的缘由。

2. 记数字

表示数名的藏语音字主要是  de³³ 七、 tsua³³ 十、 so³³ 三三个字。 de³³ 见《字典》1266  de³³ 木碟也,与上一字同,以  示意,以  (七) 注音,  原为数目之七,在此不读今日之麽些音,而与古宗人七音相同,故此字亦可作‘七’解,当经中用古宗语言诵读时,便可作古宗人数目之七。” tsua³³ 十、 so³³ 两字连用表示十三,见《全集》15 卷 97 页:  y²¹ phy⁵⁵ tsua³³ so³³, 十三个余聘神。

东巴古籍文献中,有时为了表示藏音  tsua³³ so³³ 就是十三,用东巴文标注藏音,再对藏音的含义作出解释。东巴们在读诵时藏、纳音各读一次,形成藏、纳合璧式词语。如《全集》2 卷 87 页:

					
y ²¹ phy ⁵⁵ tsua ²¹ so ³³	tshe ³³ sɿ ⁵⁵	kv ³³			
余聘爪梭	十三	个			
y ²¹ ly ⁵⁵ tsua ²¹ so ³³	tshe ³³ sɿ ⁵⁵	kv ³³			
余吕爪梭	十三	个			
y ²¹ tci ⁵⁵ tsua ²¹ so ³³	tshe ³³ sɿ ⁵⁵	kv ³³			
余季爪梭	十三	个			

这里余聘、余吕、余季为神名,爪梭为藏音十三。很多时候由于对爪梭含义的不理解,把余聘爪梭、余吕爪梭、余季爪梭当做神名。为了说明  tsua²¹ so³³ 是藏语十三的意思,例句用东巴文再写一次  tshe³³ sɿ⁵⁵ 十三,诵读时藏、纳音各读一次。这说明东巴教在引进本教神灵系统时,一方面出于对神灵的敬畏而保持其引进前的读音,另一方面为便于大众理解而用纳西语做解读,久而久之就成为了藏纳双读的合璧式词。

3. 宗教专用词的读音标注

上文所举藏语音字很多假借作神、鬼、古人名的读音标注。如藏语音字  标注卡冉纽究神的名字中的音节 zər³³;  用来标注女神许冉套舟熬麻姆命、古人都沙熬吐等名字中的音节 ŋa³³;  用来标注东巴教主神萨依威登、麻登神等名中的音节 de³³;  用来标注岛周欧吾神名字中的音节 ta³³;  用来标注雄纳督支神、雄补各瓦东巴等名中的音节 cə³³。

东巴文中的藏语音字有时假借作东巴教祭祀用品、瑞兽等的读音标注。举例如下:

如上文所举  ta³³ so³³ 纓子、穗子。用于延寿、祭家神等仪式的流苏,由五彩线扎成,象征吉祥。

又如《全集》38 卷 19 页:  ma²¹ te³³ do³³ ma³³ 麻登神之面偶。做仪式时用面等做一个麻登神的形象,用于驱邪。

63 卷 236 页:  na²¹ ta⁵⁵ tcy³³ lu²¹ 拿道居卢。传说中的天马,长翅,能在天上奔跑。

4. 藏语音读文献的标音字

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中,有一些用东巴文记录藏语读音的文献,内容可分为宗教祭祀典籍和咒语抄本。这些文献中的有些字比较固定地读藏音。笔者幼时跟随树银甲先生学习该类经典时,先生告诉笔者,个别字要用藏语读出来。比较常见的有  鸡、 马、 三、 七等字。如  鸡不读纳西语 æ²¹,要读藏语 cə⁵⁵;  马不读纳西语 zə³³,要读藏语 ta²⁴ 等。上文所举《全集》11 卷中出现的  ca³³、 ŋa³³、 zər³³ 等字和白地波湾藏本《净水咒》中出现的  cə⁵⁵ 字就是藏语音读经典中的藏语音字。

5. 形声字的声符

东巴古籍文献中,藏语音字用作形声字声符的主要有  zər³³ 和  ŋa³³ 两个字。

 zər³³ 作  zər²¹ “柱子”的声符,见《字谱》1011: “zər²¹,又 to⁵¹ zər²¹。柱也,从柱  (zər³³, 四藏音) 声”。

 ŋa³³ 作  ŋa³³ “我”的声符,见《字典》251: “ŋa³³ 我也,象人反身自谓之形,故此字亦有作  人自指自己之鼻,云此即我也。上有一五  字,乃注其音,然非今日麽些之音,因今日麽些语五为 wua³³,读作 ŋa³³ 者,乃以古宗音注之也。此例甚不少,如    等兼是古宗音注麽些字,此或古来麽些人与古宗人深有渊源之故,今日‘若喀’人之读音,仍有若干字较丽江一代近古宗人音,可知地域及演变之关系也。”

三、藏语音字的类型

东巴古籍文献中的藏语音字可分有标志的藏语音字和无标志的藏语音字两种类型,有标志的藏语音字只读藏音,无标志的字需要联系上下文以判断读藏音还是读纳西语音。

1. 有标志的藏语音字

东巴古籍文献中有标志的藏语音字一般是在东巴文的基础上加特殊符号或声符,以示读藏音。

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①加圈划以示读藏音

a、 de³³  şər³³ 七字划圈以示读藏音 de³³。此字见《字谱》1011:“……等皆是古宗音注麼些字,此或古来麼些人与古宗人深有渊源之故,今日‘若喀’人之读音,仍有若干字较丽江一代近古宗人音,可知地域及演变之关系也。”

b、 ŋa³³。  ua³³ 下划以示读藏音 ŋa³³。当然,我们不排除是  ŋa²¹ 我字省略笔画的可能。

②加声符以示读藏音

a、 çə⁵⁵

如上文所举 çə⁵⁵ 鸡不加声符 çə⁵⁵ 时可读纳西语 æ²¹,加格巴文声符成为专门的藏音字 çə⁵⁵。

b、 ta³³

见《全集》11卷60页: ta³³ tşə³³ ə³³ uə⁵⁵ 岛周欧吾。不加东巴文声符 ta³³也可读藏音 ta³³,例见前。后加声符 ta³³以示强调。

2. 无标志的藏语音字

文献中的藏语音字很多无标志,东巴经师识别时首先看这些字具体出现在哪一类经典中,如在藏语音读文献中的 zər³³、 çə⁵⁵、 ta³³、 de³³等字,香格里拉县白地一带的十二属相读藏音已经约定俗称,不需另加标志。其次需要联系上下文,如果藏音字是作为神、人、祭祀用品等宗教专用名词的音节,并且这些专门词汇比较常用的话,藏语音字也无标志。如上文所举东巴教主神 sa²¹ lu³³ ue³³ de³³ 萨依威登的例子,用于标注第4个音节 de³³,因为没有哪个东巴教徒会把主神 sa²¹ lu³³ ue³³ de³³ 读成 sa²¹ lu³³ ue³³ şər³³,所以无需任何标志。

四、藏语音字的读音特征

为进一步的分析,现将藏语音字的纳、藏读音对比如下:

序号	东巴文	字义	纳西语音	藏音	藏文	藏文转写	香格里拉藏语
1		三	sɿ ²¹	so ³³		gsum	so ⁵⁵
2		四	lu ³³	zər ³³		bçi	zə ¹³
3		五	ua ³³	ŋa ³³		lŋa	ŋa ⁵⁵
4		七	şər ³³	de ³³		bdun	de ⁵⁵
5		十	tşhe ²¹	tşua ³³		btçu	tşo ⁵⁵
6		马	zə ³³	ta ³³		rta	ta ⁵⁵
7		鸡	æ ²¹	çə ⁵⁵		bja	ça ¹³
8		牛	ɣu ³³	pa ²¹		ba	pa ¹³ (母牛)

9		犏牛	ndzv ²¹	ŋa ³³		mdzo	ndzuo ¹³
10		山羊	tshɿ ⁵⁵	lər ²¹		ra	ra ¹³
11		戊	khur ³³	tshɿ ³³		khji	tshə ⁵⁵
12		寅	la ³³	ta ⁵⁵		stag	taɿ ¹³²
13		午	zua ³³	ta ³³		rta	ta ⁵⁵
14		亥	bu ²¹	pha ³³		phag	phaɿ ¹³²
15		未	yu ²¹ 、bu ³³	lo ⁵⁵		lug	loɿ ¹³
16		卯	tho ³³ le ³³	yu ²¹		yos	yu ⁵⁵
17		酉	æ ²¹	çə ⁵⁵		bja	ça ¹³
18		丑	ɣu ⁵⁵	le ⁵⁵		glan	le ⁵⁵
19		巳	zɿ ²¹	du ²¹		sbrol	zyɿ ¹³²
20		子	fɿ ³³	çua ²¹		bji	çya ¹³²
21		辰	lv ²¹	mbər ⁵⁵		fbrug	ndzoɿ ¹³²
22		申	zv ²¹	fɿ ⁵⁵		spreñu	çy ⁵⁵

以上22字,8号字和18号字都是牛,但8号字读“母牛”的藏音,18号字读“牛”的藏音,应该单列。又6号字和13号字都是马,7号和17号字都是鸡,但因为6号和7号所读的是本义“马”、“鸡”的藏音,13号和17号所读的是属相“午”、“酉”的藏音,所以单列,如果合并,实际只有20个字。通过以上对20个藏音例字的纳、藏音比较,我们发现藏语音字有如下读音特点:

1. 声调纳西语化

藏语音字的读音有高平调55、中平调33和低降调21三个声调,其香格里拉藏语读音有高平调55、低升调13和低升降调132三个声调。纳西语的声调有高平调55、中平调33、低降调21和主要出现在汉语借词音节里的低升调24四个,基本声调是前三个。以上例字藏音的声调已经没有低升调13和低升降调132,出现中平调33和低降调21和纳西语的三个基本声调完全一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巴文藏语音字的声调已经纳西语化。

2. 基本保留香格里拉藏语读音

如果不考虑声调,例字的藏音和香格里拉藏语相比较,辅音和元音都一致的有 so³³ 三、 ŋa³³ 五、 de³³ 七、 ta³³ 马、 pa²¹ 母牛、 pha³³ 亥、 yu²¹ 卯等7个字。声母相同而元音有所差异的有 zər³³ 四、 tşua³³ 十、 çə⁵⁵ 酉、 lo⁵⁵ 未、 çua²¹ 子、 le⁵⁵ 丑、 ta⁵⁵ 寅、 tshɿ³³ 戌等8个字,且这些元音的差异大多是细微的。如东巴文藏音 çua²¹ 子的读音和香格里拉藏语“鼠”读音 çya¹³² 比较,差异仅仅是介音 u 与 y 的差别。 zər³³ 与香格里拉藏语“四”的读音 zə¹³ 比较,东巴文藏音多了卷舌的发音特征音。又如藏音 lo⁵⁵ 未和 ta⁵⁵ 寅,香格里拉藏语读为 loɿ¹³ 和 taɿ¹³²,东巴文藏音脱落了塞音韵尾 ʔ。

我们东巴文藏音的辅音和藏文辅音字做相互比对,发现东巴文藏音的香格里拉藏语特征十分明显。“藏语30个字母中的ཅ[tɕ]、ཆ[tɕh]、ཇ[dz]三个塞擦音,在藏语三大方言的多数土语中都是舌面前音,中甸话则是舌尖后音[tʂ]、[tʂh]、[dz]。ཁ[ɕh]、ཁ[ɕ]两个擦音,在各方言土语中,发音部位虽有差别,但都是舌面音,即舌面前、中后的差别,中甸话则读作舌尖后音[ʂh]、[ʂ]。上述五个单辅音声母,在中甸话的语音系统中是属舌尖后部位塞擦音和擦音。其中ཆ和ཁ吐气。相应地,在ཁ前加前加字ཁ和ཁ读作舌尖后浊塞擦音”。^{[4] (P. 1283)}例字ཁ་ལ་ཁ་读为tʂua³³就是香格里拉方言把舌面前音ཅ tɕ 读为舌尖后音 tʂ 的典型例子。又如例字ཁ་ལ་ཁ་四ཁ读为zɕər³³,香格里拉藏语把舌面音ཁɕ 读为舌尖后音 ʂ,因为ཁ有前加字ཁ ɕ 就读为了舌尖后浊的塞擦音 zɕ。此两例充分说明藏语音字保留了香格里拉藏语读音的基本特征。

3. 几个读音差异较大的字

我们发现,ཁ་ལ་ཁ་³³ 犏牛、ཁ་ལ་ཁ་²¹ 山羊、ཁ་ལ་ཁ་⁵⁵ 辰、ཁ་ལ་ཁ་²¹ 巳、ཁ་ལ་ཁ་⁵⁵ 申等字的藏音与香格里拉藏语读音差异较大,现将这5个字与我们现在所能够收集到的藏语方音材料对比如下:

汉义	犏牛	山羊	龙	蛇	猴	申
藏语音字						
纳西语	ndzv ²¹	shɿ ⁵⁵	lv ²¹	zɿ ²¹	zv ²¹	
藏音	ŋa ³³	lɔr ²¹	mbər ⁵⁵ lɔr ²¹	du ²¹	fɿ ⁵⁵	
拉萨	tso ¹³	ra ¹³	tʂu ¹³² /lu ⁵⁵	tʂy ¹³	piu ⁵⁵	tʂer ⁵⁵
巴塘	ndzu ⁵³	zɿ ²³¹	ndzɿ ²⁵³	dzy ⁵⁵	tʂy ⁵⁵² a ⁵⁵ ge ⁵⁵	tʂe ⁵⁵
夏河	ndzo	ra ma	ndzɿ ^ə	dzɿ ^ə	χwi	χwi
阿力克	mdzo	① tɕhə ra ② ræ mæ	ndzɿ ^{uk}		rpi	
德格		ra ¹³	ndzɿ ²⁵³	ru ⁵³	ʔ a ⁵⁵ ge ⁵³ tʂu ⁵³	
泽麻		Ra	dzɿ ^{ək}	ru	wsɿ	
嘉绒		tʂhət	ta rmok	kha byE	kə tsu	

从上表可见,这5个藏音与表中的藏语差异甚大,我们之所以认定为藏语音字,是因为这些字在东巴古籍文献中除了犏牛出现在经书名中外,后五个字出现在十二属相中,并且以属相相合为一局的固定结构形式出现,而在这些固定词组中,一半读藏音另一半读其他民族语言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不是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不排除这些读音保留的是古藏语或其他藏区方言的可能。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需要更多古藏文、藏语方言和其他民族语言材料的支持。

五、东巴文藏语音字的历史文化背景

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中出现藏语音字是东巴教

长期受到藏族本教、佛教影响的结果。从唐代起,纳西族与吐蕃在宗教文化和经济贸易方面开始有密切的交流,“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藏族的本教对麽些人原始宗教的影响。”^{[5] (P. 115)}特别是赤松德赞时期的“扬佛灭本”,许多本教大师逃亡到了滇、川、康与西藏交界的地区,这时期纳西族原始宗教广泛地吸收了本教的教义,翻译了本教经典。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东巴教不过是本教在纳西族中的变体,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现象。”^[6]明代以来,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丽江的兴起,对纳西族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乾隆《丽江府志略·礼俗略》中就有“土人家供佛,信喇嘛僧”的记载。清人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说“古宗奉黄教者多,么些则只奉红教(引按:这里红教指的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头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纳西族与藏族的文化交流、语言接触一直未曾中断过,东巴古籍文献中出现藏语音字是在情理之中。

由于藏语、纳西语分属两套相互独立的语言系统,语音不完全对应,加上东巴文属于表意性文字,使得对藏语词进行音译时产生困难,如果在东巴文中难以找到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便可能采取用常用藏音读之的办法。如藏语 de⁵⁵很难用东巴文记录,于是乎记为东巴文,却读藏语 de⁵⁵藏语音字主要用于神、鬼、古人、祭祀用品、瑞兽等称谓的读音标注,以及用于记录藏语音读的文献,说明东巴教在引进本、佛教的神灵系统、祭祀仪式和典籍时,对很多称谓和一些经典采取了音译的方式。由于藏语音字都是些基本词汇、常用词,对于和藏族社会接触密切、熟悉藏语的东巴经师们来说认读并无大碍,所以得以在东巴经中通行。

参考文献:

- [1]李霖灿. 么些象形文字字典[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2.
- [2]方国瑜编 和志武参订. 纳西象形文字谱[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 [3]喻遂生. 纳西东巴文生肖纪日中的 khv⁵⁵ [A]//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2辑) [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 [4]勒安旺堆主编.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
- [5]杨福泉. 纳西族文化史论[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 [6]房建昌. 东巴教创始人丁巴什罗及其生平[J]. 思想战线, 1988(2).

收稿日期: 2012-01-10 责任编辑 孙国英